

读书季
Reading

长篇小说

傾負

一部城市新移民小说力作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鼎力推荐

梦萌 著

城

 中国工人出版社

傾 負

一部城市新移民小说力作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鼎力推荐

梦萌 著

城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城/梦萌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08-5276-6

I. ①倾… II. ①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8371号

倾 城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吴 迪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杨向辉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部

目 录

上 部

001	第 一 章	小镇逸事
011	第 二 章	麦家传统
019	第 三 章	毫无预感
035	第 四 章	亲情密码
053	第 五 章	爱得突然
067	第 六 章	花的抚慰
081	第 七 章	今宵月圆
098	第 八 章	画眉脏口

中 部

107	第 九 章	爱亦黏糊
122	第 十 章	天大误会
141	第 十 一 章	处女无红
150	第 十 二 章	两大伏笔
163	第 十 三 章	红墨水哟
186	第 十 四 章	冤家路窄
197	第 十 五 章	不忍离别
207	第 十 六 章	妊娠生命

下 部

219	第 十 七 章	望断城头
231	第 十 八 章	也想歌舞
244	第 十 九 章	拯救女友
257	第 二 十 章	苦难多多
272	第二十一章	爱情置换
283	第二十二章	婚姻黑洞
298	第二十三章	古城寻儿
312	第二十四章	三角情仇
326	第二十五章	浪漫婚礼
338	第二十六章	爱兮罪兮

清晨，全真镇正街显得异常寂静和冷清。

正是秋收秋播的时候，村民们早已到责任田里忙碌去了。沿街的门几乎全都虚掩着，有的还挂了大铜锁。几家新开的私人店铺，也没开门，鲜亮的招牌格外惹眼。透过两家空桩基的豁口，能看见后街木材加工厂高大的木材垛子，但再也听不到昔日轰鸣的电锯声了。南巷的巷口有一根电杆，杆下围着几只鸡婆，正兴致勃勃地扑棱着翅膀晨练。巷口先是跑出一只两耳耷拉的黄狗，一边跑一边在各家门前闻闻嗅嗅，然后又撒着欢儿向田野跑去。接着，巷口走出一位拉架子车的妇女，车上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两人各自啃着嫩玉米棒，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和谁说话，仿佛母子俩正在开展一场吞食大赛，白晃晃的牙齿不时掉下一枚枚嫩玉米黄灿灿的碎金裸子。水泥路面留下一道道铁器农具划出的印痕，偶尔可见一两堆新厩的黄亮亮的牛粪。东西街口不时有拖拉机穿过，机手们仿佛遗忘抑或赌气，全都不搭理这条平日最热闹显要的道路。又过了一小会儿，那些代表社会功能的邮电所、卫生院、派出所、供销社、镇政府等单位才陆续开了门，人出人进，话语切切，打破了小镇清晨寂静冷清的气氛。

这是西安郊县的一个小镇，坐落在秦岭北麓沔水东岸的一座鱼脊梁小山丘下。山丘很长，东南—西北走向，迤迤邐邐地横陈着，从远处看极像秦岭坐着伸出的一条腿。腿稍微拱起，最高处是全真观，越朝西北越低，低到无法再低时又左右摆了摆，便蹭出一只硕大无比脚，这就是全真镇。镇子依山傍水，翠竹掩映，环境甚为幽雅。沔水捱镇西崖下穿过一座碌碡桥，然后沿山丘直通秦岭深处。从碌碡桥朝南走三四里的河滩上，建有镇养殖场，站在桥上能看到一座座鱼塘和一片片莲菜地。镇东

有一条宽阔的石子大道，一直通到山顶的全真观。道观山门孑然，碑石残缺，虽显得破败衰落，但却很有些名气。

全真观曾是中国道教全真教的圣地。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道家和儒家始终是对立的两大流派。前者主张“天道”与“修身”，后者旨在“忠君”与“自察”，均形成于列国混战、思想活跃的东周时期，盛行于汉代初年。迄后，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成为其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思想道德准则；而道家思想却备受压制排斥，长期流于民间山野，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广为盛行的宗教流派，始为道教，亦称五斗米教。道教除了以“道”为万事万物总法则的自然主义体系外，其“长生久视”、“自然长生”、“练形长生”等思想，尤受道教会众和普通百姓的信仰，所以经久不衰，维系至今。

据文献记载，金初，一些北宋旧臣和知识分子不甘外族统治，纷纷出世离家，隐居不仕，走上了一条天道玄黄、憧憬来世、自食其力、皈依“太上老君”的不归之路。这就使道教又增加了许多隐逸遁世、玄妙诡秘的色彩，成为道教的一个分支派系——全真教。当时，此风在关中盛行，而关中又以此地为最。道主王重阳是北宋著名的道学家，其门徒丘处机、刘长生、马丹阳等人，后来都成为全真教之集大成者。王重阳死后葬于此，马丹阳为其修建了“祖庭”大殿，始称“灵虚观”。元代统治阶级为了制造舆论和收买民心，赐王重阳为“重阳真人”，并大兴土木，遂改“灵虚观”为“全真观”。

王重阳之所以选此建观讲道，还因为距此三四十里便是道教圣地楼观台。相传，公元前十世纪周幽王时，西戎有一奇人名叫尹喜，学识渊博，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更能预测世道变迁和人间祸福。他云游四方，寻芳探幽，后东行至关中周至县神鹰乡。此处山清水秀，竹修林茂，鹭鸣鹤翔，确是一个灵虚通观之地。他于是在此结草为楼，以观天象，谈论兴替，无不应验。幽王闻之大喜，命为大夫，从此他更是闻名遐迩。一日，尹喜观得紫气东来，状如龙蛇，遂辞去大夫高官，只讨个小令之职，日夜在函谷关恭候圣人莅临。果然不久，便见一位童颜皓首、银须飘散的长者乘青牛之车，超然卓然而来。尹喜即拂展整冠，长跪相迎，视为仙人，护送至神鹰乡结草为楼处。这位长者正是一路西游、讲经布道的楚人老子。老子从此在这儿住了下来，收尹喜为弟子，给他传授了七百二十道经。后来老子潜心著述，悟得“道德五千言”（即《道德经》），筑台讲道，广布天下。《道德经》流传了几千年，不但是中国古代一部

伟大的哲学著作，也是一部璀璨的思想文化宝藏，已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文字。特别是它的哲学意义，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和由此引申的自然主义，是初级唯物主义和唯心本体论的滥觞，对历代文化、哲学和思想领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全真观在元代最为鼎盛，当时已成为关中道教大观和全国七十二路道门的总集散点。其范围北接渭河，南抵终南山，共有各类建筑物五千多间。方圆十多里土地均为道观所有，并控制着大批佃农耕种，以供养观内万名道士和皇帝派遣的三千多名道兵。观内有“圣旨碑”一通，明文规定，观内物产“别人休得争夺”，平民不得与“高人”往来，并免去一切徭役赋税，足见当时显赫的权势。

如今，全真观已破败衰落，仅余山门数座、大殿数间、厢房数间。与全真观相反，全真镇却历经沧桑，渐次壮大，已发展为有三条大街和上万人的一座重镇，管辖着沔水两岸十多万亩耕地和五六万人众。特别是近几年，镇政府与省城的霞光火柴厂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不但办起木材加工和印刷厂，而且家家户户干起了糊火柴盒的营生，每年为老百姓增加百十万元收入，成为远近有名的火柴盒专业镇。

就在我们重温全真观和全真镇这些非凡历史时，正街西头北排第二家的院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门先是开了个缝，继而缝里探出一个“晴间多云”的毛毛葱葱的圆头，再后圆头如负刑枷似的左右转动了几下，接着两扇褐色木门才在一阵比先前更显得空洞的“吱呀”声中完全打开了。

开门人正是全真镇最高权力在握者——老镇长。

老镇长大约五十七八岁，叫麦轶。但多数农民不知他的名字，都按谐音叫他“麦子镇长”、“麦子大叔”或“麦子老兄”等。他们认为农民和麦子最有感情，这么叫着亲切，就一代传一代地叫了三十多年。

当初，麦轶不是冲着玄奥的道学而来全真镇的。他只是后来才慢慢了解到这些辉煌历史和文化积淀，才对其产生了极大兴趣和热情。他要把道教精华挖掘整理出来，要把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加以妥善保护，还雄心勃勃地要把这里的旅游资源开发起来造福一方。这是一项巨大的系列工程，要付诸实施，对于一个先是中学教师，而后是供销社主任再后来就是镇长的他来说，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如此胡扑瞎碰地折腾了好多年，除修通一条通观大道和栽了许多树木外，再无其他进展，眼睁睁看着村民们仍过着苦巴巴的日子而致富无门。

他在全真镇一干三十多年不挪窝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儿不但是他的第二故

乡，也是祖先灵魂的栖息地。他老家在河南滑县，爷爷是白浪义军的一员猛将，善骑善射，亦枪亦箭，百步穿杨，蒙面击鸟，人称“闻声倒”。白浪原是辛亥革命志士吴禄贞部下的连长，吴禄贞被袁世凯暗杀后，他心怀不满，投奔了河南军阀张振芳部。后来他因反袁而拉出队伍，盘亘于豫皖之间，广招义士，扩充人马，每与官兵交战必胜，声势浩大，威震中原。河南军阀对他恨之入骨，称其为“白狼”和“狼匪”。袁世凯更欲置之死地，便施展了借刀杀人和两败俱伤之计，一方面密令河南军阀将白浪军围追至陕西境内，另一方面又急命陕西督军张凤翔拼力围剿，以达到既消灭白浪又寻机剪除张凤翔的目的。白浪军一路遭受豫皖大军围追堵截，由豫东经驻马店、南阳，入紫荆关，再经商南、武关，直达商县。此时义军死伤大半，不得不就地招兵买马，稍事整饬便投入战斗，决心杀出一条血路。陕西督军张凤翔未能识破袁世凯借刀杀人之计，急调陆军第四混成旅陈树藩部，并亲带卫骑队和牛策勋骑兵团汇集武关，决意全歼白浪军。

在商县黑龙口，白浪军先头部队与陕军遭遇，仅三个小时，牛策勋几乎全团覆没。张都督一方面回西安督设城防，一方面又急令张建友骑兵团速赴迎驾宫守防。而这时白浪军已绕过柞水县石嘴子、九间房，出大小峪口，神速出击，直打得张建友骑兵团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接着白浪军又经杜曲、王曲，再到郭杜镇，又把邱彦彪步兵团合围全歼。那的确是一场非常血腥的战斗，到处是枪炮声，到处是刀光剑影，到处是伤员、人和马的尸体。爷爷杀人杀红了眼，前冲后截，左右开弓，接连打死了十多名敌兵。就在他跃马跨过一条溪水时，突然坐骑中弹倒下，未等他勾手来个“闻声倒”，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炸响了。他惨叫一声，等烟雾过后，才发现已没了左腿，身上血肉一片模糊。他忍着撕心裂肺般的疼痛，爬啊爬啊，寻啊寻啊，终于在一堆酸枣树丛中找见那条鲜血淋漓的左腿。

当时虽然西安大小城门紧闭，又有重兵把守，但连续不断的枪炮声仍使居民人心惶惶。张都督看到部队连连失利，就急调炸弹队回城布防，以防备白浪军攻城。由于石头路面颠簸，炸弹车行至钟楼附近，突然引爆，轰隆声四起，浓烟遮天蔽日。人们以为城防失守，一时秩序大乱，学校停课，店铺关门，好多人都逃到乡下去了。但白浪军并未攻城，而是挥师西进。“闻声倒”爷爷望着巍峨高大、戒备森严的南城门楼，无限惋惜地嚷嚷：“奶奶的，没攻进西安城，枉称‘闻声倒’！等老子腿好了，再杀个回马枪，爬上城门楼撒泡尿！……”

义军浩浩荡荡，星夜兼程，当抵达全真镇时，爷爷仍紧紧抱着他的左腿，已在担

架上呼呼地睡着了。白浪偷偷将他托付给全真观道士，趁着天黑，马不停蹄地向周至方向挺进。第二天，爷爷醒来不见了军队，就大哭大叫地抱着左腿爬出道观，爬上西去的官道。他一直爬了二里多远，路面留下一行殷红殷红的血痕。几只饿狗跟在他身后跑来跑去，望着那条血腥的大腿垂涎欲滴。他一看追部队无望，就把血肉模糊的腿扔给了狗，眼睁睁看着它们把它一口口吃光吃净。那位受托的道士闻讯赶来，好说歹劝，才把爷爷背回去，留下他在道观养伤治病。

白浪军由周至过渭河，经武功至乾县、礼泉，又折而向彬县，再折而向麟游、岐山、宝鸡，然后沿千河谷地进入甘肃省境。甘陕官兵两面夹击，他们不得不再退至宝鸡，沿秦岭北麓择小道潜行至西安南郊，然后由大小峪口入山，仍走原路返豫。义军回到河南后，中了袁世凯“收编”之计，白浪被害致死，部队瓦解。半年后，奶奶带着只有七岁的父亲，长途跋涉，找到了全真观。不料，爷爷因伤口感染，下身溃烂，无法医治，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了。奶奶在爷爷坟前大哭了一场，从此一病不起，又无返回的盘缠，只好暂住观内度日。后来经人撮合，她不得已带儿改嫁，才成为全真镇一位正式村民。

白浪军从举事到瓦解，历时一年多，震动中原。特别是出入陕甘两省，仅两月时间，行程四千多里，途经三十余县，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攻克城池九座，有力地打击了官府和军阀势力。但这支军队纪律松弛，随意拉丁摊粮，民怨甚大，带有浓重的帮会游侠性质，所以后人对其有褒有贬，评价不一。这就为他们后代子孙埋下了不幸和厄运的隐患。

那位“闻声倒”爷爷死后四十多年被政府定为土匪，他的儿子自然就有资格戴一顶土匪后代加反动会道门的“双料帽子”，他的孙子更少不了因此而遭受难以忍受的苦难和伤害。父亲经受不起“双料帽子”的重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自杀，时年仅四十二岁。那天下着大雪，他和其他恶霸地主被游斗后，独自偷偷溜进全真观，将麻绳搭在爷爷坟前的一棵大枣树上，脚一蹬，就这么眼巴巴地吊死了。当人们发现时，他的尸体早冻成了一块坚硬的冰柱，与那些残缺的碑石相互映照。母亲年轻守寡，无依无靠，常受人欺负。那一年，她被工作组组长奸污，竟然怀了孕。性格刚烈的母亲为了洗雪屈辱，吞下过量砒霜，和胎儿双双毙命。他还清楚地记得，母亲临终时的样子很惨烈，嘴和下身两头都流血不止，而她的双手却死死抓住裤带不放，好似要亲手掐死腹中的孽种，又好似要拒绝整个世界。

作为独子独孙的麦积，那时年仅十四五岁，成了全真镇唯一的孤儿，也成了爷爷和父亲问题的合法继承人。但他没有采取父母那种以生命为代价的解脱方式，而

是把一切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他像爷爷痴迷于他的苦旅和驰名的“闻声倒”那样，也像父亲虔诚于老子《道德经》那样，更像母亲仇恨和拒绝一切污浊与诱惑那样，刻苦、发愤、卧薪尝胆，终于考得全市“文科状元”。但他和别人不是一个起跑线，一类、二类不录，北大、清华无望，最后只好屈尊于某综合大学教育系。他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学业，首先得益于那位受托道士的徒弟，他无妻无子，把他当做亲儿子一样看待，靠经营观内的几亩薄田供他读书。大学毕业后，麦轶没有留在省城或县区工作，而是主动要求回到了全真镇。他离不开这块埋葬着亲人尸骨和生他养他的地方，更离不开那位恩重如山的道士徒弟和众多好心的街坊邻居。

现在想起来，他当初热衷于开发全真观旅游资源，除对它有着一种特殊感情外，更看重它会给老百姓带来利益和实惠。但他不是一言九鼎的伟人，也不是财大气粗的实业家，所以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杯水车薪，目标难以实现。而后来，他从老子“无为而治”和“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里悟出一条道理，就是不要执著于一点，而要在“无为”大境中独辟“无不为”的蹊径。于是，一个全然“无为”的机遇，恍如白驹过隙似的被他轻而易举地紧紧抓住了。

那是在省城偏僻小巷一个极简陋的旅馆里，他想吸烟，但火柴受潮，他便把一根火柴塞进耳朵，慢慢地捻呀捻呀，突然九寸黑白电视机播出一则广告，有奖征集火柴盒图案，奖金一万元。在当时，这则广告不要说是陕西首例，恐怕也是全国少有，反正他还是头一次见。他对此感到特别新鲜好奇，回家后就苦苦思考，精心设计，并让爱画画的三女儿麦娜认真描画，数易其稿，终于设计绘画出三幅“全真牌”系列火柴盒图案。几天后，他的作品果然中选。但他不领那一万元奖金，而要 and 厂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组织全镇村民加工制作火柴盒。这家叫“霞光火柴厂”的领导看重他们的劳力和场地，自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不久，在这座曾是著名道教圣地的小小的全真镇，就办起了火柴加工厂和印刷厂（实际是火柴厂的盒子车间），家家户户都搞起了糊火柴盒的副业。每隔几天，一车车火柴盒便浩浩荡荡地运到省城霞光火柴厂，一张张钞票源源不断地流进村民的口袋。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社会发展得这么快，农民分了牛，包了地，刚刚进入“络络田”和“人拉犁”的历史神话，城市也一天天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连世界本原的“金木水火土”的火火柴也要被淘汰了，连火柴厂也要关门倒闭了！他真不明白，难道社会文明能离开火吗？难道改革开放能离开火吗？……就是退一万步讲，如果社会真的退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也无论如何离不开火啊！……可是，半个

月前，当他接到火柴厂拒收火柴盒的电话时，他不由得疑虑担忧起来……

麦镇长正是怀着这些疑虑担忧走出家门的。

他走出家门犹如一位仙翁走出徐徐开绽的花蕊，或者说得再形象些，更像一位秦腔须生走出戏台上刚刚拉开的二帘子。然而，当麦镇长的一只脚刚跨过门槛，而另一只脚在地上将离未离正要完成祖先遗传了千百万年“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机械动作时，不料前脚跟未来得及勾妥的“撒巴鞋”，却像大作家如椽之笔书写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随之，惊叹号引发出一串串喷嚏。喷嚏响雷带哨，使健硕的身体霎时间失去平衡，只一个趔趄，他便被结结实实地摔倒了。就在他猫起腰、勾好鞋、耸耸鼻子的当儿，一个可怕的毋庸置疑的事实恍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惊恐万状地向着东方喃喃骂道：“呃呃，他妈的太阳真的淹水了！”

此时的东方，太阳像百岁老人口噙的一个红铜烟锅，正无穷无尽地向世界喷吐着烟岚雾霭，同时自己也被汹涌连绵的烟岚雾霭所吞没。天空阴沉沉的，混沌一片，没有层次，没有弹性，也没有霞光和曙色。搭眼看时，仿佛那小小的红铜烟锅里不是火在燃烧，而是安装了一台空气压缩机，正孜孜不倦地制造着冷冻和冰霜。

时令虽还未到白露，但天地之间却已感觉到了一股微微的寒意。

麦镇长在骂了一句“他妈的太阳真的淹水了”的脏话之后，便久久地被这种寒意所侵扰。

太阳啊！这位已创造和正创造着生命万物的神主，果真要淹水了吗？果真要失去昔日独有的辉煌和威仪了吗？

他此刻特别渴望太阳的辉煌与威仪。

但他同时更渴望火的光明与温暖。

他认为，火是太阳剪下的火焰般金灿灿细碎的头发，后来被狂风吹了去，被江河冲了去，被鸟兽衔了去，于是就漂洋过海，就成为人类屋前的篝火、手中的火把、炉膛的火焰、烟锅的火星、生日的烛光、祭坛的香火……说穿了，火是太阳的使者，是太阳的儿子，是上帝恩赐给人类每个成员一个被肢解了的、被凝缩了的、被复制了的小小的太阳。失去了火，也就失去了太阳；得到了火，也就得到了太阳。一旦没有了火，那肯定是一个极端黑暗冷酷的时代，人类的一切进化与文明必将从茹毛饮血的零点重新开始。

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倒退和悲哀啊！

就这样，当麦镇长在太阳与火之间发出了这么多联想和感叹之后，便对多日来一

直萦绕于心的“火柴问题”有了一番全新的理解。在他看来，火柴是太阳能量的储存器，是火的种子和渊源，是太阳与火之间一个神秘而忠实的媒介和导体。人类一旦没有了火柴，同样是一个极端黑暗冷酷的世界，同样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倒退和悲哀！

可是，如今，面对“火柴时代”的末日与挽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世界一步步向他逼近，看着黑暗和严寒一股脑儿地向他涌来，而自己却猝不及防，束手无策，毫无回天之力。

这对他这个即将卸任的一镇之长来说，该是多大的失职和无能啊！

麦镇长双手插在中山装下摆的两个兜兜里，闷着头，像是喝醉了酒，又像是还没有睡醒，脚步混乱地向着镇政府走去。镇政府在街道的最东边，两扇红漆大门张开热情的手臂，如同他家的褐色木门一样开启着另一个舞台的帷幕。他意识到从家的舞台走向政府的舞台是一段艰难的路程。他唯恐碰见那些靠糊火柴盒急于致富的村民，他们的每一句话语、每一声叹息、每一个眼神，都像一把钝锈的钢刀，在一下一下地扎他的心。

就在昨天下午，粉庄的几户村民硬把他拉到他们家，要他检查他们糊的火柴盒质量，听他们关于与火柴厂合作的建议，督促他快雇车把满屋糊好的火柴盒送到火柴厂去。其中两家的孩子还把他们绘画的火柴盒底匣的图案给他看，并请求他给火柴厂带去，建议厂里采纳他们的设计方案。当时要不是村长转移话题，他这个一米八的铁汉真的会被他们一腔真情感动得涕泪纵横。他更怕偶尔遇上几个专爱寻衅挑刺的“二道毛”，他们都是“火柴盒经济”的得力干将，也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和期待者。糊火柴盒挣来的钱，他们有的靠它垒墙盖房、有的靠它娶媳妇、有的靠它给父母治病、有的靠它供儿女上学……总之，他们都是一些急着用钱而又急得眼睛发红、头皮发紧、手心发痒的极不安分的角色。他还清楚地记得，就是那次在粉庄，他刚走出村子，突然被七八个小伙子团团围住。他们指手画脚，七嘴八舌，指责埋怨他违反合同，不及时收购火柴盒，成心坑害老百姓。有的还扬言：“再不拉走火柴盒，就一把火全烧了！”有个小胡子竟威胁说：“麦子大叔，如果再不收货，我就把火柴盒拉到西安，摆到钟楼上！”

面对这些等钱等红了眼的村民，他只能用火热的话语规劝和安慰他们。但在这商品经济初萌乍起而又被叮当作响的铜钱吵嚷得异常烦嚣的世界，规劝和安慰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只好忍辱负重，把火柴厂关门倒闭的消息暂且封锁起来，苦苦地在淹水的太阳和息息奄奄的火的余烬中寻找新的出路。

他甚至把这个消息对妻子和女儿也封锁得一丝不漏，直至昨晚全家还和往常一

样挑灯夜战，加班加点地糊制那毫无用处的火柴盒。妻子是家庭妇女，糊火柴盒成了她的专职，也是她弥补家庭经济拮据的唯一来源。大女儿麦如靠自己刻苦努力考上大学，现在是一位中学教师，但每个礼拜天都要回家帮母亲糊火柴盒。二女儿麦姗和三女儿麦娜高考双双落榜，待业在家，这自然就成了她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份临时职业。四女儿麦婧还在读初中，糊火柴盒对她更具诱惑力，靠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不但可以应付日见增多的学杂费，而且满足了她爱嚼口香糖、爱嗑瓜子、爱吃小食品的嗜好。有了这样一个主观与客观因缘和合的环境，他们这个全镇寥若晨星的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家，也和普通村民一样成为糊火柴盒的专业户。尽管如此，他也没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透露给她们，试图用善意的欺骗维系她们对生活的一线并不过高的希望。好似一团火，必须有两个点，一个是起点——火柴头，一个是过程——磷片，二者缺一不可，只有二者发生碰撞，才能产生美妙的火花，才能获得熊熊大火。但现在，明知目标已经破灭，自己却自欺欺人，装模作样，还得把这根断灭的火柴头继续碰撞下去，还得用这个虚设的目标安抚人心和温暖自己冰冷的心灵……

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抑和痛苦。

天啊！这对于善良的村民和亲人们的感情，该是多大的亵渎和伤害啊！

他突然觉得从家到镇政府的这段路特别崎岖漫长。当他总算走完这段一里多长的路快到镇政府大院时，却见供销社采购员小钱向他走来。小钱好像已等了好多时，手里的一包“带把”金丝猴香烟早已开了盒，只等着向老镇长点火敬献哩。

“麦子大叔，早上好！”小钱说着，已从硬烟盒里掘出一根烟卷，恭敬地递给老镇长，随之亮出一个漂亮的打火机，咔嚓一声打燃，给镇长点着了烟。“老镇长，你看这打火机多么漂亮！又便宜又好使，一次性，像避孕套似的，用完就扔，根本不用添油换火石！咋样？送给您老了。”

麦镇长刚吸了口烟，两道稀疏长垂的眉毛便在烟雾中凝成一团灰色的橡皮，不停地突突搓擦，好似要一下子擦掉眼前的烟雾和小钱刚刚撒在他伤口的盐巴。他瞪着小钱，佯装不明地问：“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小钱把打火机塞给镇长，又把先前的话重复了一遍，最后说：“真的，这是一次性打火机，和避孕套一样，用完就扔，又便宜又好使，我刚从外地采购了一万只，肯定有大效益！”

麦镇长听罢，“呸”地一口吐掉烟卷，又顺势将打火机摔得粉碎，骂声“妈的，叛徒内奸”，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我怎么会是叛徒？我怎么会是内奸？”

“你小子出卖了农民，还不算叛徒内奸？”

“我怎么出卖了农民？”

“正因为这可恶的打火机，火柴厂才破了产，农民糊的火柴盒才交不出去。难道这还不是叛徒？这还不是内奸？哼！”

“这是形势，是大势所趋，怎么能怪我呢？我也是为了供销社好呀！”

“供销社是农民的娘家和财神爷，没了农民的利益，还要这娘家干啥？还要这财神爷干啥？”

“这、这……”

“好了好了，你走吧，叫你们吕主任立即来见我。”

麦镇长进了镇政府大门，和谁也不打招呼，径自掏出钥匙开门。他刚跨进办公室，就一眼看见桌上也放着几个打火机。打火机和小钱刚才拿的一模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也是避孕套式的。他知道这又是办公室主任崔小聪献的殷勤，他有这个办公室的钥匙，过去就常把一些不知怎么弄来的稀罕东西，偷偷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他妈的什么避孕套？真是乱弹琴！”

他小声骂着，气得额头的灰色橡皮又胡乱地搓擦起来，恨不得将这些恶魔统统摔个稀巴烂！他又气又恼，一把抓起打火机，正要向地上摔去，突然目光碰到桌上的香烟，一阵强烈的要吸烟的欲望刺激了他的神经。他忙缩回高举的胳膊，顺手拿过一根烟卷，叼在嘴上，操起打火机，打着，点着，然后就势坐回圈椅，狠狠地吸了几口。

他发现这打火机就是好使，不像火柴那样怕湿怕潮，也不像灌汽油的打火机那样，常因为没汽油和火石而灭火，简单时髦，操作方便，大拇指轻轻一摁，蓝汪汪的火苗就从不锈钢鼻眼里蹿了出来。好旺势、好硬扎的一络火苗哟！

麦镇长闷坐着，吸着烟，抚摸着打火机，屋里霎时青烟缭绕，雾气腾腾，仿佛时间和空间突然变得朦胧空泛起来。

他就这么一次次试着打火机，一根根吸着两角多钱一包的“大雁塔”牌香烟，久久地陷入极度矛盾的纠结之中。他想起全真镇的历史，想起自己的身世，想起“火柴盒经济”的始末，心情无比沉重。他要等供销社吕主任来汇报情况，他还要召开镇委会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如果需要的话，他还计划去一趟省城，和霞光火柴厂彻底摊牌。不然就进法院打官司，必须为农民讨回公道。他想，在自己即将卸任之前，绝不能留下这个天大的遗憾！

画眉总是在这个时候叫起来的。

画眉的叫声很哀婉，很凄凉，使麦娜的心情也显得有点儿抑郁。

笼子里有三只画眉，一公两母，听卖鸟老人说，它们是母子仨。老人还一再叮嘱，回家后要分笼喂养，不然画眉就不叫了。但麦娜不忍心使它们骨肉分离，仍养在一个笼子里，果然它们就很少鸣叫了。后来，她经常逗它们玩耍，“唧唧”地教给它们口语，慢慢地，那位小弟弟又叫起来，而它的母亲和姐姐仍然缄默不语。也许小弟弟对这种群居生活不习惯，所以那叫声听起来就格外哀婉凄凉。

这时，麦娜已吃完早饭，正站在屋檐下喂养侍弄她的三个心肝宝贝儿。她穿着一件米黄色轻薄的开襟毛衣，没系纽扣，白底素花的贴身衬衫翻着大尖领，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真的就和东墙根的那丛千絮菊没什么两样，既鲜艳灿烂，又清纯雅致。她勾着头，努着鲜李子般的小嘴，一边给画眉喂食，一边“呦呦”逗着它们玩耍。

这是她一天中最快活的时候，仿佛那小嘴只是等着此时才开绽的，又仿佛此刻短暂的时间才真正是属于她的。

大姐和四妹刚刚洗漱完毕，正在厨房里吃早点。只有二姐还在蒙头大睡。她是个能吃能睡的大懒虫，每天早饭都要让母亲热好几次，而她却沉浸在梦乡里和她的白马王子恋恋不舍。

厨房里不时传出锅碗瓢盆的奏鸣曲，母亲还重复着一天三餐和这种唯独她家才有的“流水饭”的程序。她好像特别钟情和满足于这一程序，看着女儿们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麻烦自己，那简直就是人生的最大享受。她给炉膛添了火，又把留给二女儿